

雪国短暂抱团取暖……

如同暗夜水面偶然相遇的浮萍，卸下世俗的防备，无需血缘的羁绊，只以最纯粹的灵魂赤诚相见。正因深知聚散不过一瞬，人们才更愿意在交汇的刹那倾囊交出所有的温柔。或许，这就是“萍水相逢”这个母题的动人之处。

“我觉得我生命当中很多很珍惜的情谊，其实可能不是从我原生家庭衍生出来的。”陈哲艺本人的生命轨迹中，也充满了动人的萍水相逢、从“陌生人”变成好朋友的关系，“比如中学时和我一起看电影的要好的朋友，还有像杨雁雁这样我的长期合作伙伴……以前我拍短片的时候很穷，同学和朋友一直会借我钱拍片。很多时候我和所谓的‘陌生人’，或者非亲人、非血缘关系的这些人，反而建立了很深度的信任跟情谊”。

“有时候我在异国去一个电影节，突然间可能跟一个影评人、一个观众度过了一个下午。又或者在公园散步，突然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法国人，我们就从侯孝贤开始聊起，讲到他的家庭，讲到他的女朋友……我只认识这个人一个下午，但感觉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十年，所以我蛮相信缘分这件事情。”

他的新作《我们不是陌生人》相较于前作，少了一些压抑，多了一丝温柔与乐观。陈哲艺坦言，《爸妈不在家》是他28岁拍的，到了41



陈哲艺新作《我们不是陌生人》海报。

岁拍《我们不是陌生人》，结了婚，也已为人父，整个心理状态都不一样了：“我在写剧本的时候，就跟所有主创和演员说，我拍了那么多年电影，拍电影真的很痛苦，我也不希望每部电影都种下心里又酸又痛的感觉，不希望我的电影一直让人感觉沉重压抑。”

这几年，他跑过很多国家的电影节，看到不少讲述穷人被剥削、很灰暗的电影。“看到结尾感觉像被掐着脖子，感到非常无奈，而且无望。我希望找到人身上的一种美好——我也在想，为什么基层的、每天努力工作的人们，就不能享受到浪漫、爱情和美好？为什么他们就得天天拼了老命？当然他们也会有挫折和失落，但我希望找到这份美好。”

身在新加坡，他总在留意观察和体验基层百姓、外来务工者的生活状态。“我觉得大家作为外国人看新加坡，可能看到的是它的富裕、干净、有效率，感觉新加坡人都很有钱。但那其实是很表面的。如果你仔细去看，新加坡的‘穷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‘穷’又不一样——在一个物价那么高昂的城市，你感觉自己这辈子真的是拼了老命，奉献给国家、社会、公司，为了糊口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，也没有去躺平的可能性。在一个大国家，至少你还可以跑出去，找个地方躺一下，但在新加坡，你要躺平也躺不平。新加坡人其实压力很大，它面积不大，到处是高楼，人挤人，你没有那个空间感和时间去沉淀或整顿自己。”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陈哲艺本人其实也是一个“卷王”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这几年光是跨国合作就有好几部。接下来，他正在筹备的一个电影项目是与韩国合作，讲述两对父子的萍水相逢。“它讲的又是非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变成家人——我感觉好像这个不是我选择的，是潜意识里一直会回到这样一个母题。”

他说，自己作为创作者，一直都在尝试新的东西，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到一个瓶颈。“如果有一天我一直在重复自己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停止拍电影。”